



东平县钱乙塑像

“纳土归宋”后，吴越钱氏后裔在山东写下传奇

钱乙，泰山脚下走出的“儿科之圣”

热播剧《太平年》里，吴越王钱弘俶“纳土归宋”的抉择，换来了一方百姓安宁。观众们为钱氏家族的智慧与胸襟赞叹不已，却少有人知，钱氏王族的血脉并未随着王国的消失而湮灭。他们像种子一样散落四方，其中一支北上齐鲁，在泰山脚下生根发芽，开出了另一朵惊艳千古的花。今天咱们讲讲“儿科之圣”“幼科鼻祖”钱乙的故事。

揭秘

铁皮箱见证清廉本色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柜中，一只铁皮箱的箱体漆面剥落、锈迹斑驳，金属锁扣虽黯淡无光，却牢固如初。这是革命烈士余贲民负责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工作时使用的铁皮箱，更是见证红军廉洁自律本色的珍贵革命文物。

1888年，余贲民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一个木匠之家。他参加过辛亥革命，1922年由毛泽东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余贲民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副师长，率部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部队上井冈山后，面对天寒地冻、物资匮乏的困境，余贲民主动挑起军需保障的重担。1928年初，他筹建桃寮红军被服厂并担任总负责人，成为红军后勤保障事业的开拓者。当时被服厂条件极为简陋，余贲民带领工人就地取材，用茶籽壳、稻草灰等自制染料，将缴获的白布染成灰色，赶制出一批批军服、八角帽和绑腿，为身着单衣的将士们御寒。留守处主任杨立三深知余贲民患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特意留给他一套棉衣，他却婉言谢绝道：“先满足前方战友的需要，我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后，余贲民出任财政部长兼红四军财务总管，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大管家”。打土豪、战斗中缴获的金镯、金戒指等贵重物品，都由他用这只铁皮箱封存保管。彼时的井冈山，物资极度匮乏，将士们穿着单薄军装抵御凛冽寒风，伤员缺医少药只能咬牙硬扛，而铁皮箱里的财物，足以让任何人动心。但余贲民始终将“公家财物分毫不动”的铁律刻在心底，从无一私心杂念。这不起眼的铁皮箱，装的不仅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家当”，更装着一位红军干部的操守与初心。

作为掌管红军物资的“大管家”，余贲民的生活简朴到近乎苛刻。井冈山的寒冬，北风如刀割般刺骨，他却始终穿着自制草鞋，鞋尖磨破就补布条，鞋底穿洞就垫干草。结婚时，岳母想让他送一枚戒指给女儿作为信物，余贲民却说：“我这里有不少戒指，但都是公家的，半个我也不能动。这里的每块金子，都沾着同志们的鲜血！”

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湘赣边界财政部上下形成“公私分明、廉洁自律”的风气。1933年，时任湘鄂赣省委军事部部长的余贲民，因积劳成疾，在江西省万载县病故。后来，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在延安、在中南海都多次提到余贲民为红军当家理财的事迹，赞扬他忠诚于革命事业的无私品德。

这只承载着红色记忆的铁皮箱，没有华丽的装饰，静静地述说着红军“不贪公家一物、不谋一己之私”的廉洁本色，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见证。

据《中国国防报》

1

三岁被弃的孩子

据《宋史·钱乙传》载，钱乙（1032—1113）“本吴越王俶支属，祖从北迁，遂为郓州人”。北宋末年刘跂所著《钱仲阳传》亦载其“曾祖贲随以北，因家于郓”。这个郓州，就是今天的山东东平县。

钱乙的童年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他的父亲钱颢是个乡村游医，擅长针灸，却痴迷仙道。《宋史·钱乙传》记载：“父颖善医，然嗜酒喜游，一旦，东之海上不反。乙方三岁，母前死。”那是个崇尚神道的年代，宋真宗封禅泰山的闹剧刚过，抛妻舍子离家访道的事司空见惯。钱颢没能抵御住诱惑，在一个寻常

的早晨，抛下3岁的儿子，独自“东游海上不反”。《钱仲阳传》说他从此“匿姓名，东游海上，不复返”。

小钱乙坐在门口等了一天、两天、无数天，直到饿昏在自家门前。幸好姑妈闻讯赶来，姑父吕医生赶紧施救，总算把孩子救活。《宋史·钱乙传》载：“姑嫁吕氏，哀而收养之，长海之医。”

从此，小钱乙住进了姑妈家。姑父每次出诊都带着他，小钱乙就蹲在旁边看。有一次，村里张铁匠家两岁的孩子病了，高热抽搐，姑父全力救治，孩子还是没挺过来。钱乙看着那个小小的身体渐渐没

了气息，冲出院子，坐在老树下呆了很久。那一刻，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姑父找到他，从箱底翻出一本泛黄的书递给他，封面写着“颅凶方”3个字。阎孝忠在《小儿药证直诀》“原序”中详述了小儿难治之理：“医之为艺诚难矣，而治小儿为尤难……小儿脉微难见……骨气未成，形声未正……小儿多未能言，言亦未足取信……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姑父叹息道：“宁治十大人，不治一小儿。”钱乙捧着那本书，暗下决心，要治好天下所有患病儿童。《宋史·钱乙传》说他“以颅凶方著名”，正是从此处奠基。

2

从弃儿到神医

20岁那年，姑父病重。临终前，老人把钱乙叫到床前，握着他的手说：“有件事，你姑妈骗了你一辈子。”《宋史·钱乙传》载，姑父“乃告以家世”。原来，他爹没死，当年扔下他出海求仙去了。经过十来年寻找，钱乙终于找到了父亲。

之后钱乙一边照顾父亲，一边行医。《钱仲阳传》称他“为方博达，不名一师。所治种种皆通，非但小儿医也。于书无不窥……尤邃本草，多识物理，辨正缺误”。有人拿着不认识的草药来问，他张口就能说出生长环境、药性功效，回去

一查书，丝毫不差。《宋史·钱乙传》赞扬道：“或得异药，问之，必为言生出自本末，物色，名貌差别之详，退而考之皆合。”

50岁那年，一纸诏书把他召进了京城。宋神宗的姐姐长公主的女儿病了，太医们治了许久不见好转。《钱仲阳传》载，当时患儿“泄痢，将殆”，钱乙诊后说“可发疹而愈”。驸马是个武将，一听就火了，“怒责之”，把钱乙轰了出去。钱乙遂“不对而退”。第二天，孩子身上果然出了疹子，病情大转。驸马赶紧把人请回来，钱乙开了几剂药，孩子很快就

好了。《宋史·钱乙传》载，“授翰林医学，赐绯”。

第二年，宋神宗的九儿子仪国公病了，抽搐不止，太医们束手无策。长公主说：“那个钱乙，从民间来的，有真本事。”《钱仲阳传》载，当时皇子“病瘵痲”，众医束手，长公主朝，因言钱乙起草野，有异能，立召入。钱乙诊脉之后，开出一个方子，皇子服下药，抽搐渐止，数日痊愈。《钱仲阳传》载，“天子悦其对，擢太医丞，赐紫金鱼。自是戚里贵室，逮士庶之家，愿致之，无虚日。”

3

回到民间

钱乙在太医院待了十几年，越来越不自在。50多岁那年，他以“有羸疾”为由请辞。《宋史·钱乙传》载：“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后甚。”他年轻时千里寻父，落下了风湿的病根，这些年越发严重。宋神宗看他去意已决，准了。

回到东平，钱乙杜门谢客，坐卧一榻，读书饮酒。《钱仲阳传》载他“退居里舍，杜门不冠履，坐卧一榻上，时时阅史书杂说，客至酌酒剧谈……病者日造门，或扶携襁负，累累满前。近自邻井，远或百数里，皆授之以药，致谢而去。”只要病人上门，无论远近贫富，他都悉心诊治。

晚年的钱乙，腿疾越发严重。《宋史·钱乙传》载他自制药方，让人去东山采茯苓，“得茯苓大逾斗。以法啖之，由是虽偏废，而风骨悍坚如全人”。他日日服用，虽然落下了残疾，但精神矍铄。

钱乙行医一生，留下两句至今流传的育儿箴言：“欲得小儿安，常要三分饥和寒。”他说小儿脏腑娇嫩，吃七分饱就够了，穿太多反而容易出汗受凉。

他还留下一本书。当年他救活的两个孩子——阎孝忠和董汲——长大后都成了医生。阎孝忠在《小儿药证直诀》“原序”中说：“余五六岁时，病惊瘵癖，屢至危殆，皆仲阳拯之良愈。”他跟着钱乙学医，把老师开的方子和治过的病例一一记录下来。董汲小时候患斑疹，也是钱乙用一剂“牛李膏”救了回来，他后来写了《董氏小儿斑疹备急方论》，钱乙亲自作后序，说“予开卷而惊叹曰：‘是予平昔之所究心者，而予乃不言传而得之。’”

阎孝忠把这些材料整理成书，取名《小儿药证直诀》，于北宋宣和年间刊印。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儿科专著。书里记载了钱乙创制的六味地黄丸、泻白散、导赤散等名方，至今仍在中医临

床使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此书：“小儿经方，于古罕见，自乙始别为专门，而其书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同书又称“钱乙幼科冠绝一代”。

82岁那年，钱乙给自己诊了诊脉，知道时日无多。《宋史·钱乙传》载：“末年挛痹寝剧，知不可为，召亲戚诀别，易衣待尽，遂卒，年八十二。”他躺在床上，望着窗外院子里嬉戏的孩子们，慢慢闭上了眼睛，脸上带着笑。

钱乙离开900年后，中医学院的教材里写着他的“五脏辨证”，药房里卖着他创制的六味地黄丸，育儿书上印着他说的“三分饥和寒”。当年吴越王钱弘俶纳土归宋，换来一方太平。他的后人钱乙，用一生换来无数孩子的平安。从吴越王族到泰山脚下的乡村医生，从3岁被弃的孤儿到名满天下的“儿科之圣”，钱乙活出了另一种惊世传奇。

据《齐鲁晚报》